



重推

# 讴歌伟大创造精神的诗篇

□ 汪 渺



天水藉河风情线 资料图

**编者按** 一部创世史诗，一曲源头长歌。长诗《伏羲创世》(修订版)近日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再版。

《伏羲创世》共8000行，讲述的是洪荒的时代，伏羲女娲携手并肩，率领人们开天辟地，从天水大地湾起步，历经艰难险阻，走向广袤天地。作品中既有纯真的童话世界，又有现实的深刻感悟，诗歌的抒情象征、哲学的思考、小说的叙述、话剧的独白兼容，是一部极具原创性和开拓性的作品。

在祖国的大地上，有一个地方，让我爱得心疼，它就是羲皇故里——天水。作为天水人，我就想写一部讴歌伏羲伟大创造精神的史诗。

那么伏羲的创世内涵是什么呢？思索良久，一日我忽然顿悟：伏羲的创世并不是真正创造天地万物，而是为天地万物命名。在那洪荒的时代，第一个为太阳命名的人，就是将太阳挂上天空驱走人类认知黑暗的伟大智者。万物有了名字，文化才有了源；文化有了源，才能形成浩浩荡荡的文化长河。为天地命名，蕴含着人类神奇的创造精神。于是，我笔下的开篇，就是伏羲女娲为天地命名。至于伏羲的诸多发明——创历法、画八卦、授民渔猎、始造书契等，都是他创造精神的延续。

伏羲那么富有创造精神，其不竭的动力是什么呢？无疑是大爱。为了人类不被寒冷击倒，他智慧的眼睛才探到了树木内心深藏的火苗。说到大爱，不得不提与伏羲携手共创人类文明的伟大女性女娲。据记载，女娲人首蛇身，是伏羲的妻子，主要功绩是抁土造人。我想消解传说中的部分神话，让女娲回到本来面目。那么，女娲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女性呢？“人首蛇身”引起我的思考：女娲的腰如蛇一样柔美，至于蛇身则是后人的想象，也与当时人们崇拜的蛇图腾有关。“抁土造人”，让我推测到女娲就是那个时代的妇科大夫，不孕的女人吃了她采的草药会有身孕，她的高手还会让难产的女人顺利生下孩子。为什么造人用的

是土呢？这与我们的黄皮肤有关，也与人们生于土归于土有关。于是，对女娲，我融入了自己的解读。

《伏羲创世》的创作中，我强化了人性，给伏羲女娲以血肉。在我眼里，伏羲女娲首先是人，于是就写他们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用不少篇幅描写了两人炽热的爱情。一个不尊重爱情的人，一定不会尊重人类；一个践踏爱情的人，一定会践踏生活。不少人失去梦想，走向庸俗，都是从践踏爱情开始的。《伏羲创世》虽然写的是伏羲女娲的爱情，但我坚信只要真正追求过爱情的人，从中会读到自己。不过伏羲女娲身上最辉煌的是照亮人类的大爱之光，这便是人性的升华，两人也就由人升华成了神。

有的读者会问，《伏羲创世》为什么舍弃了一些精彩的传说呢？如“兄妹成亲”“抁土造人”等。如果一味按传说写，没有取舍，就不会别开生面，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伏羲、女娲活动的主要舞台，自然在

大地湾。只有深厚的大地湾文明，才能印证伏羲、女娲的丰功伟绩。多年前，我第一次走进大地湾，不由冒出了两首诗：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一脚会踩出八千年前的太阳。

《伏羲创世》开笔的那一天，我到伏羲庙拜了伏羲，才动笔写下第一行诗。一月后，拿出了300多行的初稿。《伏羲创世》初稿，多年前在《飞天》(2010年第10期)发表了，但对它的再度创作仍然没有停止，我认为这是一部值得用心血持续打磨的作品。

创作冲刺阶段，我几度陷入绝境，想象力枯竭，看不见一丝亮光，差点崩溃。10000行长诗《白马史》写得非常顺畅，仅四年时间完成，而8000行的《伏羲创世》断断续续写了十二个春秋，煎熬的痛苦不亚于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死恋。事后才明白，时间比我聪明，它让我一点点积攒火焰，一点点积攒智慧。火焰积攒够了，才有熊熊燃烧的诗句；智慧积攒够了，才配写人文始祖伏羲。



天水伏羲庙一角 资料图

## 农谚滋养的故乡

□ 任 静

当声声蝉鸣扯开盛夏的大幕，尘封的记忆便随着灿烂的阳光穿越而来。祖父的农谚，犹如画外音在幕后缓缓响起，声音先是浅吟低唱，继而变得激越洪亮，仿佛雨打芭蕉，又宛若一曲明媚的生活咏叹调。那些盛夏的往事渐渐缭绕成云烟，在心间不断隐现。

祖父信奉“膘肥靠饭养，庄稼靠粪长”的农谚。立春时，别的庄稼人依旧沉溺在串亲访友、推杯换盏的快意人生中，祖父就已开始起圈囤粪了。他吆喝着毛驴一遍遍将猪粪驴粪送到自留地里。走得太急出了一身汗，胡子茬上的汗珠子像晨露般晶莹剔透。村邻说：“老头子，你把老骨头该下肉了。”祖父笑呵呵地回答：“彭祖活了八百岁，还不忘种田植麦哩！”

谷雨下种后，祖父从田里回来，整天手搭凉棚，仰头目不转睛地望天。祖母说真是闲得没事干瞎天哩。祖父不吭气，满脸凝重的焦虑神色。天空澄碧，不见一丝云彩。祖父眼巴巴望向南风来的方向，自言自语道：“五月南风满

大水，六月南风河也枯；小暑南风十八朝，晒得南山草也焦。”那一年，天大旱，祖父的饭量也日日锐减。最后，祖父攥起眉头，号令全家人挑水抗旱。

傍晚浇菜园时，眼前有蜻蜓开始乱飞。祖父的眉眼霎时舒展成一弯上弦月：“蜻蜓扑脸，大雨不远！”  
小叔高考落榜后回家学务农。令祖父动气的是，小叔学习不是一块好料，务农也不是一块好料。但祖父仍不改孺子成龙的初心，他提起耳朵教导：“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里头种白菜。”祖父带着小叔去麦地查看，沉甸甸的麦穗还没有来得及褪去青涩模样。祖父拍了几个麦穗，揉一揉，将麦粒丢进嘴里嚼着，溢出一股子甜香味。“荞麦不见霜不老，麦子不吃风不黄。”麦子熟了，小叔说背阴地里的麦子还没黄透，不能割。“十成熟，七成收；七成熟，十成收。”祖父气呼呼地抛下一句谚语，挥镰割麦去了。半晌，小叔方才恍然大悟，拿着镰刀追过去。

那一年盛夏，我和祖父在场院里晒

麦。中午时分，天上出现了一疙瘩乌云，将半边天都遮黑了。邻居们手忙脚乱将麦子装进口袋里扛回去。祖父却气定神闲地将麦子拢成一堆，用塑料布苫好。我担心麦子被雨水泡坏了。祖父不说话，只是抬头看天上移动着的厚实云层。稍后，他才说道：“别怕，只是过云雨，一会就随风吹散了。”十几分钟后，雨果然就停了。我惊讶地问祖父：“真神！您怎么知道雨很快会过去？”祖父说：“云随风头跑，云跑东，雨落空；云跑西，披雨衣；云跑南，雨成团；云跑北，好晒麦……你看，刚才云彩分明朝北跑了。”我佩服地望着祖父，从此产生了探究神秘农谚的念头。

年轮的辗转，总会带走青藤的过往。许多年后，每当忆及这些被农谚滋养的细节，我就会涌起一种温暖的感动。农谚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智慧与技能，祖父的农谚，仿佛一部农耕时代村庄的史典。

(摘自任静散文集《想要一座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导读

## 叶圣陶怎样推荐书

□ 柳袁照

现如今，有不少人在呼吁大家多读书、读好书，这是对的。可也有不少“好为人师”者，喜欢指导别人读什么书，类似的情况在教育领域尤甚。这种做法说不上错误，只是有时候太过，带着“包办”的意味。其实在“好为人师”的群体里，大有不会读书甚至不读书的人，他们自己都没把书读明白过。

最近，我重温了叶圣陶先生对读书的一些看法。尽管这些看法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但我认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针对“应该读什么书”这个问题，他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知。好像那时候的学生也无暇看书，快要放寒假了，他便提出建议，请学生“有头有尾阅读几本书”。

如果将此事放到现在，肯定有人要开出一个书目，先细致分类——文学、哲学、历史、地理、政治、科学、艺术等，无一遗漏；再按比例进行分配——这个学科读几本，那个学科读几本，兼顾方方面面，似乎在平衡关系。这真的有用吗？

应该读什么书？叶圣陶的态度很明确，他说：“我们以举出一些具体的书来回答，是很不妥当的。”他为什么这么说？理由有三：“这中间或许会掺杂着我们的偏见；不一定适合读者的口味；举出的书，读者未必就弄得到手。”

那么，叶圣陶提的是什么建议？他只讲了几个方向，供选书者参考，也就是说这几类书可以选读，并无具体的篇目——“关于各科的参考书是可以选读的”。叶圣陶先生的话很实在，教材只是大纲，若想进一步学习，就要依靠拓展的阅读。学生的阅读，包括教师的阅读，首先应该围绕教科书，毕竟学业是相当重要的。

“关于当前种种问题的书是可以选读的”。只有读与当下的时代、社会产生交集的书，课堂上所学的原理、方法才能真正联系实际、联系具体问题。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叶圣陶建议学生可以读一点谈历史、谈地理的书，包括本国史与外国史、本国地理与外国地理，只有这样，“青年才能够认识时代；认识了时代，自身才能够参加进去，担负推动时代的任务”。

“关于修养的书是可以选读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读那些能够提高自身修养的书。叶圣陶以《论语》为例，他说读《论语》“好比与修养很有功夫的孔子面对

面，听他谈一些修养方面的话”，能受用一生。紧接着，他展开谈修养：“所谓修养，其目的无非要明晰自己与人群的关系，要应用合理的态度和行为来处理一切。”

“关于文学的书是可以选读的”。叶圣陶将文学书单列，足见文学书能认识人生、感知人生。但他又指出：“同样是诗，有优劣的分别；同样是小说，也大有好坏。”所以选上品来读。他还强调学理工科的人也要读文学书，因为这是“接触人生”。

叶圣陶先生是社会公认的教育家，前些年就有不少人提出“要像叶圣陶那样做老师”。对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不能仅仅挂在嘴上，要多读读叶圣陶的书，看他说了什么？针对教育的种种问题，他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了解了他的想法和观点，还不够，这只是“知”，一定要付诸行动——“行”与“知”相结合。

如何读书，读什么书，这是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从指导读书这件事上，是能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的。有些指定书目的人，本质上还是不想放弃“控制欲”；教育的控制欲，常常以自己的意志、意愿、兴趣、爱好为标准，总是强加于人。更有机构和组织以营销为目的指定书目，不是推销书就是推销思想，这样的书，不读更好。

(摘自《北京晚报》2024年5月27日)

书评

## 用文物解读中华民族发展史

□ 王延中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当前，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入选“中国好书”的《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包括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三个部分。该书用精美的考古实物，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连绵不断、传承赓续的历史流长，揭示了中华大地上的各族先民心系“中国”、内聚发展的精神密码。该书对文物的选择精当又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源自“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共同追求，构筑起一部实物实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了56个民族是拥有共同历史文化基因与文化认同的民族实体的历史事实。

编纂团队在全国近60家博物馆珍藏精品中遴选的100件珍贵文物，在考古学意义上具有较强代表性。文物图片清晰，特征鲜明，文字解释简洁典雅，可以跨越国界，更好地发挥国际传播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文物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根据主题进行适当组合，用文物内容上的逻辑性代替形式上的一致性。比如，第二章选

取了62件文物，通过“秦铜诏铁权”“西魏独孤信多面体组印”“辽懿金双凤纹玛瑙柄刺鹅锥”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关键节点上的代表性文物，生动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怎样形成。书中对文物的阐释，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表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着重探究文物背后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最终凝聚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逻辑，使读者通过文物基本掌握历史脉络，并为灿烂无比的中华文明感到振奋和自豪。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以“物”为载体，生动阐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等重要命题。该书以“物”“史”互证的方式，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独特角度，对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有效发挥教育引导作用，都具有现实意义。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纂、郑茜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尽快电话联系，以便我们为君付酬。

纸上书店

《世界向何处去》

李忠杰 著  
红旗出版社出版

本书紧扣时代脉搏，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阐发人类文明多样性，科学分析世界发展的基本走势，并紧密结合一系列关键问题，对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提出建议，为读者理解当前国际政治现象和未来趋势提供帮助。

《阿来游记》

阿来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走读大地”系列之一，共分七辑，精选阿来迄今为止的游记散文作品，按一定体例做出编排。七辑内容，主要呈现阿来在山水行走时的独特感受与深切观察。阿来的语言文字极富魅力，其在写作中的静态表征，让很多人为之倾倒。